

天 白天

人生陷阱



白天 著

人生陷阱



白天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伪钞/白天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白天作品集. 人生陷阱系列)

ISBN 7-80130-473-X

I. 伪… II. 白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8196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 01-1999-3264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 (010) 6513.3603 (发行部) 6524.4792 (编辑部)]

http: //www. tuanjiecs. com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.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兆成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1.125

字数: 266 千字

印数: 5000

版次: 2001 年 3 月第一版

印次: 2001 年 3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473-X/I·24

定价: 19.6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伪 钞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 海上遇劫 | (1) | 8 誓报血海仇 | (103) |
| 2 征选“兔女郎” .. | (21) | 9 悲惨的经历 | (114) |
| 3 知友难分 | (35) | 10 虎父之女 | (122) |
| 4 谜样的女人 | (55) | 11 五百万赎金 | (133) |
| 5 恶煞上门 | (70) | 12 老虎嘴上拔毛 | (143) |
| 6 哈罗夜总会 | (82) | 13 人赃俱获 | (153) |
| 7 虎落平阳 | (93) | | |

第二部分

蛇 姬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 深山追踪 | (178) | 8 蛇姬的初吻 | (263) |
| 2 空降不速客 | (191) | 9 进退为谷 | (275) |
| 3 玩蛇的女郎 | (205) | 10 受困军火库 | (287) |
| 4 狭谷狙击 | (217) | 11 负隅顽抗 | (300) |
| 5 危机四伏 | (228) | 12 巨蟒救主 | (311) |
| 6 携手合作 | (239) | 13 往事涌上心头 | (324) |
| 7 最后时限 | (251) | 14 勇破伪钞大本营 .. | (337) |

1 海上遇劫

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，风平浪静，只见偶尔有低飞掠过水面的海鸥，在捕捉着海里的鱼类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，骄阳已向水平线沉落下去，落日像团燃烧的火球，晚霞把海面上染成了一片火红。

这时候，一艘美轮美奂的豪华大型游艇，正鼓浪而来。

游艇的后甲板上，好一片春色无边！

只见四五个身材婀娜、曲线玲珑剔透的娇艳女郎，身上一律穿的是“比基尼”三点式泳装，而在后面有个短短的尾巴，头上则戴着竖起两只长耳朵的帽子。

这种奇怪的打扮，原来正是美国“花花公子俱乐部”里，那些“兔女郎”的标志！

她们是燕瘦环肥，各有千秋，不过从这些女郎的肤色和面貌，可以看出均是菲律宾籍少女。

这些女郎一个个玉体横陈，众星拱月似的，包围着一位青年英俊的绅士。青年绅士谈笑风生，满嘴说的都是流利的英语。可是，看起来他确是个道道地地的黄色人种。

海上太阳一落，不免就有了凉意，几个女郎形同半裸，自然有些衣薄不胜寒了，让人担心她们要着凉患上感冒了。

其中一个正要提意下舱厅去，忽见那歪戴着帽子的高大船长，走到了青年绅士的身边，弯下腰去轻声说：

“叶先生，我看今天又是白耗啦。”

青年绅士洒然一笑说：

“急什么，我倒真希望晚两天再遇上，让我们好好轻松一下。来！坐下来喝一杯吧。”

身边的女郎立即取过杯子，替那船长倒了杯酒，笑盈盈地递过去说：

“船长，我们都不紧张，你紧张什么劲儿？”

船长被她说得脸上一红，窘然接过了酒杯，勉强在那紧绷着的脸上，挤出了一丝笑容说：

“我哪里是紧张，只是连着在海上耗了好几天，除了遇见过几艘大货船之外，每天只能看到这些海鸟，什么也没遇上，实在是乏味！”

“叶先生，”那女郎侧转脸说：“会不会是对方已经获得消息，知道我们是在设下圈套，引他们上钩？”

青年绅士摸摸他鼻子下伪装的两撇八字胡，微笑说：

“我想不会的，他们虽然已经知道段五爷被捕的消息，可是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一名水手匆匆奔来后甲板，神色紧张地报告说：

“后面发现有条形迹可疑的船，正以全速向我们赶来了……”

青年绅士若无其事地泰然一笑说：

“哈，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，我想大概是我们等的大鱼出现啦！”

船长顿时精神一振，放下了手里的酒杯，忙向驾驶室赶去。

几个女郎反而紧张起来，一个个都相顾愕然！

青年绅士立即郑重叮嘱说：

“你们千万要沉着些，不可露出马脚，否则非但前功尽弃，说不定还会有危险，那我可不负责了。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几个女郎才强自镇静下来。

年青绅士举起了身边的望远镜，向一望无际的海上远眺，果然发现在右舷的后方，大约在数里之外的海面上。正有一艘巨型机帆船，以全速鼓浪追来。

由于距离过远，仅能辨出那是一艘巨型机帆船，而无法看清船上的动静。

望了片刻，青年绅士即放下望远镜，以轻松的口吻，向那几个女郎说：

“以目前的速度估计，那艘船最快也得一个小时以后，才能追上我们这条船，现在我们下舱去轻松轻松吧。”

几个女郎确实感到身上凉飕飕的了，巴不得赶快回舱厅去。那青年绅士的话才说完，她们就忙不迭起身，争先恐后地涌向舱里去。

青年绅士却径自来到驾驶室，向那船长交代了几句，然后才回了舱厅。

只见那几个女郎，已在唱机上放了唱片，正在大跳其“阿哥哥”舞呢！

她们似在藉此忘记即将来临的惊骇场面，一个个点头抬手，挺胸顶腹，跳着那种曾经风靡全世界的怪舞。

这种舞完全是疯狂的、热烈而刺激的动作。美其名为“舞”，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象征着“性”的挑逗，一些不堪入目的原始动作！

但当年，爱时髦的人却趋之若鹜，认为它是最能充分显示出青春活力的，要不会那么两下子，就是赶不上时代的老迂腐。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你又怎奈其何？

青年绅士刚一进舱厅，就被两个女郎争着拖过去，要他也大显身手一番。

于是，舱厅里顿时陷入了世纪末的一片疯狂中……

天色已逐渐昏暗下来，海上一片朦胧。

这艘船头绘了半裸“兔女郎”的游艇。在行驶中，机件突然发

生故障，不得不在海上抛锚，以便抢修。

半小时后，当机件刚刚修复，正在发动引擎之际，突见后面的那艘机帆船，已飞也似地追了上来。

终于，那艘船赶过了游艇，就在两船擦身而过时，只见那船上的十几个赤膊壮汉，利用桅杆上的长绳，像荡秋千似的，奋身飞荡了过来。落在了游艇的甲板上。

“砰砰砰砰”一阵枪响，吓得游艇上的船员，一个个全慌了手脚。

由于游艇上没有武装，毫无抵抗的机会。十几个赤膊壮汉一上船，仅只朝天鸣放一阵乱枪，便在不流血的绝对优势下，把全部的船员制住，控制了整个游艇。

几个持枪的赤膊壮汉冲进了舱厅，吓得那些女郎燕飞莺啼，缩作了一团。

为首的那独眼大汉，见状不由纵声狂笑：

“哈哈，想不到这些骚娘儿们真会玩呢！”

青年绅士力持镇静，听那大汉说的是浓重四川口音，立即以华语说：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那大汉又是一阵狂笑，回过头去向那些壮汉说：“这小子居然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你们说妙不妙？”

“妙不可酱油！”其中一个大汉接了口。

其余的大汉顿时忍俊不禁，齐声轰笑起来。

为首的大汉一使眼色，两个壮汉立即冲向那青年绅士，不由分说，就把他架住了。

另两个壮汉，则冲向那些女郎，举枪警告说：

“别他妈的鬼喊鬼叫，惹火了老子，就请你们吃卫生丸！”

那些女郎均不谙华语，但看对方那副穷凶恶极的神气，早已吓得浑身发抖，一个个噤若寒蝉，哪还敢吭气。

为首的大汉这才走到青年绅士的面前，把那惟一的右眼朝上一翻，大刺刺地狞笑说：

“现在该老子问问你了，你是干啥的？”

青年绅士讷讷说：

“我，我只是个生意人。老兄，你们要什么，船上的任何东西都由你们随便拿。不过请老兄手下留情，不要伤害我们的生命。”

那大汉把脸一沉，厉声说：

“嘿！你倒蛮大方，老子要的东西，还怕你不给？！”

青年绅士急问：

“老兄要的是……”

那大汉不可一世地说：

“老子是船也要，人也要！”

“这……”青年绅士惊得怔住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忽见舱口伸进个头来，大声说：

“全船已经被控制住了，‘老大’叫你把这小子押回船上去！”

那大汉“嗯”了一声，即向架住青年绅士的壮汉，把嘴一歪，让开到了在一旁。

两个壮汉便推着青年绅士，出了舱厅，由那大汉持枪跟在后面押着，以防他情急拼命。

这时两条船已靠在一起，青年绅士被押上了机帆船，见船上居然尚有二十几名赤膊壮汉。非但个个均持有枪械，左右两舷还架着四挺重机枪！

眼见船上的武装实力，青年绅士不禁暗吃一惊，心里暗忖：

“难怪他们敢在公海上，竟然如此放肆，公然地……”

念犹未了，他已被猛的一推，顿时脚下踏了个空，从木梯一直跌滚下去，跌进了舱里。

这一跤，把他跌了个七荤八素！

抬头一看，这舱内倒很宽敞，但仅有两只挂着的煤油灯，光亮

很弱，由于船身的波动，以致摇晃不定。

舱里恭立着几个彪形大汉，分成两边站着，中间一把大木椅上，则坐了个海盗头子。

青年绅士不由地怔住了，他连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位海盗头子竟然是个女人！

这女人穿得特别，丰满的胴体上，上身是件黑色袒胸的短恤衫，裸露出雪白的腹部。短袖口和衫的下边，均成锯齿状的布穗，一条条地挂垂着。

在肚脐以下，穿的是条黑色半长裤，紧紧地裹着，使两条修长的腿形曲线毕露。

她这条长裤，设计确实别出心裁，连巴黎的时装设计专家，都相形见绌，自叹弗如哩。从臀旁以迄小腿的狭窄裤管上，完全是仿照洞洞装的式样，不过它是斜方形的，露出白嫩的肌肤。由两端的布角，在中间接起来打成活结，由上而下，大约有七八个斜方块。一看便知，她里面是什么也没穿，真令人想入非非！

腰间，斜挂了一条枪带，一排满满的子弹，皮套里插了一枝二号德制左轮。

从她的身材判断，应是个妖冶无比的女人，年纪绝不会超出三十岁。但她的脸上却戴了个黑色边的眼罩，仅只看到那挺直的鼻梁和殷红的朱唇，无法一睹全貌。

这身打扮，极像是夜总会里表演的舞女，但令人触目惊心的，却是在她的胸前，绣着个白色交叉两根枯骨的骷髅！

青年绅士心里暗自打了个寒颤，只见那女人把右腿向椅子上一站，冷若冰霜地问：

“你是干什么买卖的？”

青年绅士毫不迟疑地回答说：

“我是代表美国‘花花公子俱乐部’，准备来菲律宾筹备开设一家夜总会的。”

女盗首“嗯”了一声，手按在枪柄上说：

“那你可知道，你落在了我们手里，将会遭遇到什么命运？”

青年绅士忿声说：

“你们在公海上出没横行，无非是为了恃强抢劫旅客的财物。老实说吧，我只是利用筹备期间的空档，带了几个女孩子出海玩玩，身边既没有携带多少现款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恐怕你会很失望，劳师动众，结果却收获不大！”

女盗首哈哈大笑说：

“你好像很关心我们的收获呢！其实嘛，有你那艘豪华游艇，再加上十几个人质，我对这收获已经是心满意足啦！”

“什么？”青年绅士吃惊说：“你要扣留我的船和人？”

女盗首笑笑说：

“也许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过，那得看你是否肯跟我们充分合作了。”

青年绅士诧然问：

“合作？你的意思是，要我们加入你们？”

“那倒不需要。”女盗首说：“现在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我们放你回去？”

青年绅士正色说：

“只要你答应放我们全船的人回去，我宁愿牺牲那艘游艇，双手奉送给你们。”

女盗首冷笑说：

“你不必充大方，其实船已经在我们控制之下，送不送都由不得你了。何况你们全船十几个人的性命，都在我的掌握中！”

青年绅士怒问：

“那你又何必问我，想不想你放我回去呢？”

“我自然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才会这样问的。”女盗首说：“现在是这样，如果你答应接受我的条件，我保证不伤你船上的人一根

汗毛,也不动船上任何东西。放你平平安安回去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,青年绅士已接口说:

“恐怕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吧,不过我愿意听听你的条件,只要我能做到的,我自然会接受。如果根本办不到,你就是杀了我,我也只好认命!”

女盗首满意地点了下头,遂说:

“要是根本办不到。我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其实事情非常简单,只不过要你替我把几箱东西,顺便带到马尼拉去。等那边的人把东西收到了,就没你的事了。”

青年绅士松了口气说:

“哦?就这么点事,那不是太便宜我了?”

女盗首却郑重说:

“事情是很简单,但绝对不能出问题,东西一定要让那边的人全部安全收到了,才算了事。譬如说,我要你带去的是毒品,警方查的很严,你敢带吗?”

青年绅士认真说:

“既然你们自己不能送去,而不惜用这种手段,逼我带去,那自然是属于非法的物品。可是,我愿意冒这个险,因为这样我至少还有个机会,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呀!”

女盗首微微一笑说:

“你这个人倒很聪明,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不过我也不笨,看你的脸色,我可以看出来。你是不是心里打着歪主意,现在是满口答应,因为不答应是不行的。实际上你是阳奉阴违,等我真放了你,在半路上就把东西丢下海去,免得回去被警方万一查获,惹上了麻烦,对不对?”

青年绅士矢口否认说:

“不!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女盗首站了起来说:

“其实我并不怕你有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会派人跟你同船去马尼拉，并且把你船上的人，留下几个作为人质。等你那边的东西交到了，我才放她们回去！”

正说之间，两个壮汉已押了几个菲籍女郎到来，女盗首不禁大喜说：

“很好！我就把她们留下！”

青年绅士吃惊说：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以？”

女盗首断然说：

“不可以也得可以，这里一切都得听我的！”

青年绅士终于无可奈何地要求说：

“可是我答应替你把东西送到，你也得遵守诺言啊！”

女盗首把胸脯一拍说：“你放心！只要东西到了那边，我保证不伤她们一根汗毛，立刻放她们回去！”

年青绅士上了海盗船，那还有什么办法！最后只好答应了女盗首的条件。

于是，她派那独眼大汉，及另外一个魁梧的汉子，换上了比较整齐的服装，指挥手下们搬了两只大铁箱到游艇上。然后就由他们押着青年绅士登船，向着马尼拉方面继续驶去。

天方破晓，游艇驶进了马尼拉海湾，选了个僻静的地方靠岸。

在两个海盗的监视下，铁箱被搬上了岸，藏在一个岩石洞里，外面再用石块和树枝加以掩饰。青年绅士等他们藏妥铁箱，即说：

“现在事情可完了吧？”

独眼大汉把眼皮翻了翻说：

“没那么简单，现在东西是带来了，我们不能不防你报警，所以还得跟着你。直等通知了马尼拉方面的人，去把两只铁箱取到了手，才算真正完事！”

青年绅士无可奈何，由于那四个女郎还在他们手里，为了顾及

她们的安全，只好忍气吞声，把这两个海盗头目，带着驶向马尼拉的航运码头。

两个海盗头目始终寸步不离，如影子随形地紧紧跟在青年绅士左右，手则一直插在衣袋里，随时发觉他情形不对，就立即开枪下手对付。

船抵码头，只见一辆豪华轿车已在等候，两个海盗居然跟着青年绅士上了车，一左一右，把他夹在当中。

车抵罗哈斯大道，来到“环游世界”夜总会的门口。青年绅士一言不发地下了车，两个海盗头目仍然亦步亦趋，跟着他进了夜总会，由于生意不振，已告停业。现在由这位青年绅士接手，准备全部改装成第一流的设备，创设“花花公子俱乐部”。

这几天，里里外外正在大兴土木，把它改头换面一番。

青年绅士带着两个海盗头目，直接到了经理室，勉强笑笑说：

“桌上有电话，二位要联络的话，就请便吧！”

独眼大汉狞声说：

“电话倒用不着，需要你的车子用一下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青年绅士只好同意说：

“请便！车子在门口，让我告诉司机……”

独眼大汉拒绝说：

“不需要司机，我自己会开！”

说罢，他向那魁梧大汉咬了一下耳朵，便径自出了经理室，去办他的事了。

留下的大汉，仍然监视着青年绅士的行动。

青年绅士递了香烟过去，并且替他掣着打火机，趁着点烟的时候。忽然笑问：

“老兄，你们的首领怎么是个女人？”

大汉喷了口烟说：

“她呀，除了身体之外，哪一点也不像女人！”

年青绅士故作好奇地问：

“那么她又怎会当了你们的首领呢？”

大汉回答说：

“她是咱们首领的老婆，首领死了，不该她坐上第一把交椅，谁有资格坐上去？”

青年绅士微微点了下头，遂说：

“也许我不该问，不过我没有别的用意，只是由于好奇。不知道你们首领要我带来的两只铁箱，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大汉哈哈大笑说：

“你这真是问对了人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玩意呢！”

青年绅士只好尴尬地笑笑，不便再多问，以免引起那大汉的疑心。

正在这时候，来了两个派头十足的中年人，青年绅士立即趋前招呼。

大汉略显紧张，忙站了起来，口袋里隆起的一块，正对着青年绅士。

青年绅士似已瞥见，知道大汉口袋里的枪口，正瞄准着他。只要情形不对，或者说话不慎，就会引起那家伙的杀机。

于是他非常谨慎地伸出了手，跟两个中年人握手寒暄说：

“二位是忙人，怎会有时间光临的？”

其中一个中年笑笑说：

“贵方的老板已经来电报，通知我们的银行，随时准备拨付叶兄这里所需的费用。我们已替叶兄办好一个信用专户，支票簿也带来了。叶兄需要用钱时，只要开出支票来，无论透支多少，都可以兑取的。”

青年绅士喜形于色说：

“二位太帮忙啦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敢大刀阔斧地干，不必为经费

发愁了。”

中年即从身上掏出支票簿，递交给他说：

“支票请叶兄收下，其实我们哪里谈得上帮忙，不过是在能力范围之内，给叶兄一点方便罢了。希望叶兄这里能早日开张，我们能有个理想的消遣地方。”

青年绅士收下支票簿说：

“这里筹备已大致就绪，只等装修完毕，招兵买马，就可以择吉开张，到时候还得请二位多多捧场呢。”

“没问题，那是理所当然，义不容辞的。”中年满口答应。

同来的另一中年遂说：

“陈佬，九点钟还要开董事会，我们该赶去银行了吧？”

那中年点点头说：

“叶兄，那么我们就告辞啦。无论有任何问题，请随时跟我通电话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一定为叶兄谋求解决。”

“谢谢二位”，青年绅士望了那大汉一眼说：“我还有位朋友，需要谈点事情，恕我不送了。”

两个中年又伸出手来，跟青年绅士握手而别。

等他们一出经理室，那大汉便迫不及待地问：

“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青年绅士笑笑说：

“老兄不是听见了吗，他们是美国花旗银行，驻菲分行的代表，一位是协理，一位是副理。我这里开办的全部经费，都是由他们负责支援的。”

大汉想了想说：

“你这里几时开张？”

“快了。”青年绅士说：“最多个把星期，全部装修就可以完工，这两天我就要招考侍应女郎了。所以还得请老兄帮忙，回去带个口信给贵首领，请她遵守诺言，尽快把那几个妞儿放回来。”

大汉只漫应一声，未作肯定的答复。其实他心里有数，纵然这一趟把两只铁箱，安然无恙地带来了马尼拉，女盗首仍然不会放回那四个人质的。

因为，这一次既然把青年绅士拖下了水，他们就可以此威胁，逼他继续被利用，替他们偷运更多的非法物品入境。

青年绅士既已有把柄捏在他们手里，而且尚扣留了四个菲籍女郎作人质，还怕他不会就范？

实际上，这青年绅士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玩票情报员——叶克强。

他在马尼拉的期间，仅仅只花了两天两夜，就协助港菲两地的警方，破获了悬案达数年的国际贩毒案，把那狡猾而财势雄厚的大毒枭段五爷绳之于法，证据确凿，使他无可遁罪。

在这一宗大贩毒案中，连带侦悉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，就是国际犯罪集团，已印制了数达好几十亿的假美钞，以四比一的价码供应东南亚一带的非法组织。

这一批数字庞大的巨量伪钞，一旦混入各地市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影响所及，甚至造成东南亚各地的经济混乱，为害之大，实在令人不敢想象！

“东方公司”马尼拉方面的负责人宗老板，在获得这个惊人的消息后，知道事态相当严重，当即向“总公司”请示，得到的指令是：

第一，追查伪钞的来源，和负责印制的地方，予以彻底摧毁。

第二，查明伪钞已流入市场的地区和数字，并全力阻止伪钞继续落入黑社会人物手中。

第三，设法混入私运伪钞入境的非法组织，查出该组织的负责人，及其整个系统。

宗老板接获这道密令后，感到非常棘手。因为惟一可提供线索的段五爷，是落在警方的手里，而且在萧探长经向国际刑警组织